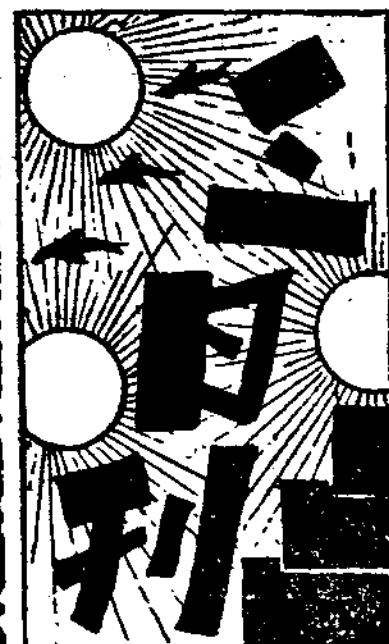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七日



期一第一卷二第二

出作化號菴北門宣北
版社合平二極外武平

(目價刊本) 分二洋大本每

目價告廣
廿全二五月角期寸每方
元年元期十全三每方

本刊繼續復刊啓事

本刊因影響無意受工作局
下本刊每逢單日出版即(二
六面如出版期間適遇星期
十月十五期二角半年九十期
十期二元刊資先惠閱後可將
帙不另收費訂購諸君出有限
種成立一個小小圖書室興趣
俱全各小說裝訂成二分全
此定價各類小說裝訂成二分
惠臨西服裝現代款式
全如裝物便服裝海陸特
自當無任歡喜迎應及禮監同

莊服西泰森同

三一五一南電東路南樓牌單
此定價此惠臨此定價各類小說
惠臨西服裝現代款式
全如裝物便服裝海陸特
自當無任歡喜迎應及禮監同

門專琴胡

角速元和外埠三十元請君
宏亮百把發音數蛇
敵東徐蘭園(今
梅蘭芳琴師)所造
特造成各種

▶ 膏牙等超牌老妹雙 ◀



試謂之牙維垢齒能優料良驗羔等此
之嘗也裸齒護乃祛固擅美質精考牙超
啟司公限有行生廣牛北

東方

華商保險有限公司
電東三四五六七八
人份股動產不動產
壽有押借款完全華
保限東資信用昭著
壽保險

人份股動產不動產

滕爽也常到宛蓉家裏去玩。俊侯早聞劉漢興有一個女兒亦在附小讀書。乍聽黃氏夫人說宛蓉姓劉。就想到宛蓉或是劉漢興之女。命滕爽細一打聽。她父親正是劉漢興。現在皖省。俊侯方知漢興畢業回國。入了軍界。因是自己同學女兒。到也是歡喜。因她們年歲尚幼。性情相投。耳鬢撕磨自然是格外親暱。光陰迅速。轉瞬秋去冬來。學校已放寒假。性情相投。耳鬢撕磨自然是格外親暱。到了北海公園去玩。進了北海園門。徐徐而行。周巡了一回。在漪瀾堂東面門外。瓊島春蔭山麓下。且言且笑。踱來踱去。甚是舒服。偏巧天不作美。倏然朔風凜冽。雲霧四散。太液池水面幾與天上相接。頓成了嚴肅氣象。不一時。雪花紛飛。她一人趕忙跑到瓊島春蔭南邊假山上柏樹底下避雪。登高一望。只見林中有幾千萬頭的蒼蠅飛舞。往平面一望。真如一羣蝴蝶穿花度柳。再往太液池中望去。何異柳絮旋轉。羣向池中落下。般若香臺階上的雪花。或融或積。約

摸下了點把鐘光景。已是遍地盡白。滕爽和宛蓉站立在松樹疎林裏。也沾了不少雪花。因爲貪看下雪的景致。反而不覺寒冷。只是玉立亭亭的站在疎林之中。二人服裝雖不十分華美。却也清潔。鬢髮蓬鬆上着了幾點雪花。衣上濕痕斑斑。面頰紅白相間。時時將纖纖的玉手。往唇邊去湊。大有取暖的表示。憑眺雪景。正望得出神的時候。從東南角上。忽然飛來一羣寒鴉。紛紛落在疎林之上。那樹枝上的白雪被震。也就墮下了許多雪片。却把她二人頭上弄得滿頭是雪。二人被雪塊所驚。不覺打了幾個寒噤。宛蓉說道。天氣太冷。我們回家去罷。滕爽聽了宛蓉的話。自己也覺得十分嚴寒。忙同宛蓉順着路線。出了園門。但見大道上的雪已積盈尺。天空中雪花尙是冉冉而下。一人便弄得踉蹌而歸。

第十一章 雪影燈光喜溢家庭

滕爽和宛蓉到得宗帽胡同下車入內。早有滕家兄妹見了宛蓉走了進去。黃氏夫人因見她們冒雪歸來。便令滕爽快同宛蓉到臥房裏取暖。滕爽答應一聲。便同到自己房中。一面打開箱子。從箱內拿出一件淡色湖綢棉袄。笑向宛蓉說道。「宛姐。我這件棉袄。是不常穿的。今天我們的衣服。雖不十分溼。總以另換一身爲是。請你換上這件罷！」宛蓉隨即應允。換好了衣服。向穿衣鏡上一照。到也十分合式。便把衣服整理完全。一同往飯廳吃了晚餐。這時樹本樹來也到了滕爽房內圍爐共話。談笑了一會。末了。由滕爽提議。出了兩個問題。叫宛蓉樹本二人各解答一個。如答解不出來。罰站爐旁二小時。不準說話。

第一個問題是：

有三個橘子。分給兩個兩父子吃。結果。每人得吃一個整的橘子。這是什

麼原故？這個問題請二弟解答。

第二個問題：

有一隻母老虎。生了三隻虎子。內中有一隻是豹子。這豹子要是同虎子在一塊兒。不是豹子咬死虎子。就是虎子咬死豹子。須同時豹子與兩隻虎子在一塊兒。方能安然無事。有一天那母老虎欲將三子運過河去。然而每次只能載運一個。問母老虎須用如何方法。載運過去。方能安然無事。彼此不傷性命。這個問題請蓉姐解答。

滕爽話剛說完。樹本接着笑說道：「有一個父親某甲。同一個兒子某乙。又同一個義子某丙。可算是兩個兩父子。只有三個人。今以三個橘子給他們吃。豈不是每人可以吃一個整的麼？」滕爽笑道：「不是。不是。一個父親同兩個兒子。這叫做三父子了。還能叫兩個父子嗎？你再好好兒想罷。這會如仍想錯了。」

或想不出來。可就要罰站二小時了。」樹本聽了。復又思索。一時靈機從心而起。面上現出喜歡的意思。滕爽含笑問道。「你想出來了麼？」樹本道。「你聽我解答有一個。某甲同他的兒子某乙。並同他的孫子某丙。在一塊兒。某甲與某乙是一個父子。某乙與某丙也是一個父子。今連串起來說。不是兩個父子嗎。實際上只有三個人。今以三個橘子給他們吃。恰恰每人可以吃一個整的。姐姐。你說是不是？」滕爽道。「是了。虧你想呢。」說罷。笑問宛蓉道。「宛姐。你那個問題。想出來了沒有？」宛蓉答道。「我早想出來了。母老虎起首先將豹子運過河去。次運一隻虎子過去。順便將豹子運回來。第二次將一虎子運過去。復次將豹子運過去。於此周轉。可得安然無事。爽妹妹。你說是不是？」滕爽笑道。「是了。我這問題。只含有滑稽意味。不合科學原理。或者帶些哲學成分吧。今晚叫你們二位解答。是試人的靈機如何。心機巧的。當時就能解答出來。

不然。可就答不出來啦！」話未說完。只聽上房黃氏夫人叫喚滕肅的奶奶來領樹本樹來兩兄弟睡覺。他二人便跑回上房去睡。此時滕爽遂疊床鋪被。二人寬衣就寢。彼此共話纏綿。談至三更時分。方入甜睡之鄉。次日起來。見窗前熹熹陽光。以爲天氣放晴。把窗門打開。往外一瞧。原來是雪光返照。天上雪花尚是紛紛飄落。未曾停止。地面積雪已有三尺之高。宛蓉見雪生心。便對滕爽說道。爽妹你瞧。這雪下得如此之深。我們何不堆一個雪人兒玩玩呢。滕爽也甚樂意。老媽子知小姐已經起床。便打了臉水進來。一面把鑪火生燃。便自出去。二人從窗沿轉過身來。方從事盥洗。宛蓉趨赴鏡前一照。面上塗了些雪花膏。頭上灑了些花露水。盥洗完了。吃了點心。一同到了上房。向父母請安。恰巧樹穀已早在母親房中。宛蓉向樹穀行了一禮。樹穀還禮不迭。笑說道。「宛妹。你們昨天什麼時候回來的。凍着了沒有？」宛蓉答道。「還好。」滕爽接着說道。

「我們不覺得十分冷。宛姐剛在說。還要堆雪人兒玩呢。哥哥。你加入不加入。」樹穀聞聽也甚贊成。大家談了一會。已到午餐時候。用了午餐。到了下午。樹本樹來。早已到了屋外院子中。亂撥積雪。此時膝爽和宛蓉也一同出來。在院庭中。手忙腳亂的堆成了五尺來高的雪人。腹中裝入用油浸透的一大根粗紙繩。作爲引火之物。從肚臍眼內拖了出來。其他如手足耳口鼻。應有盡有。兩隻眼睛却用了兩個煤球兒嵌入。並塗上各樣色彩。正是惟妙惟肖。惹得人人注目。個個驚奇。到了傍晚。把紙繩燃着。俊侯夫婦及宅內一班下人也相率來看。膝肅由奶媽領着跑到雪人面前。指手畫腳。忙個不了。弄得各人幾乎要笑彎了腰。那雪人肚內的燈約摸點了一個來鐘頭。紙繩兒方燃完淨盡。雪人外體是依然無恙。而肚內已空空如也了。過了幾天。還有些朋友不知雪人爲何內空而外實。來問俊侯。俊侯便將膝爽等所作的告知。迨到知道了。人人是

稱贊滕爽兄妹聰慧。滕爽心中更是得意。可惜雪人被太陽光照射。一天一天
蝕了。只是不能作長久紀念品。這正是堆的人一件恨事呢。